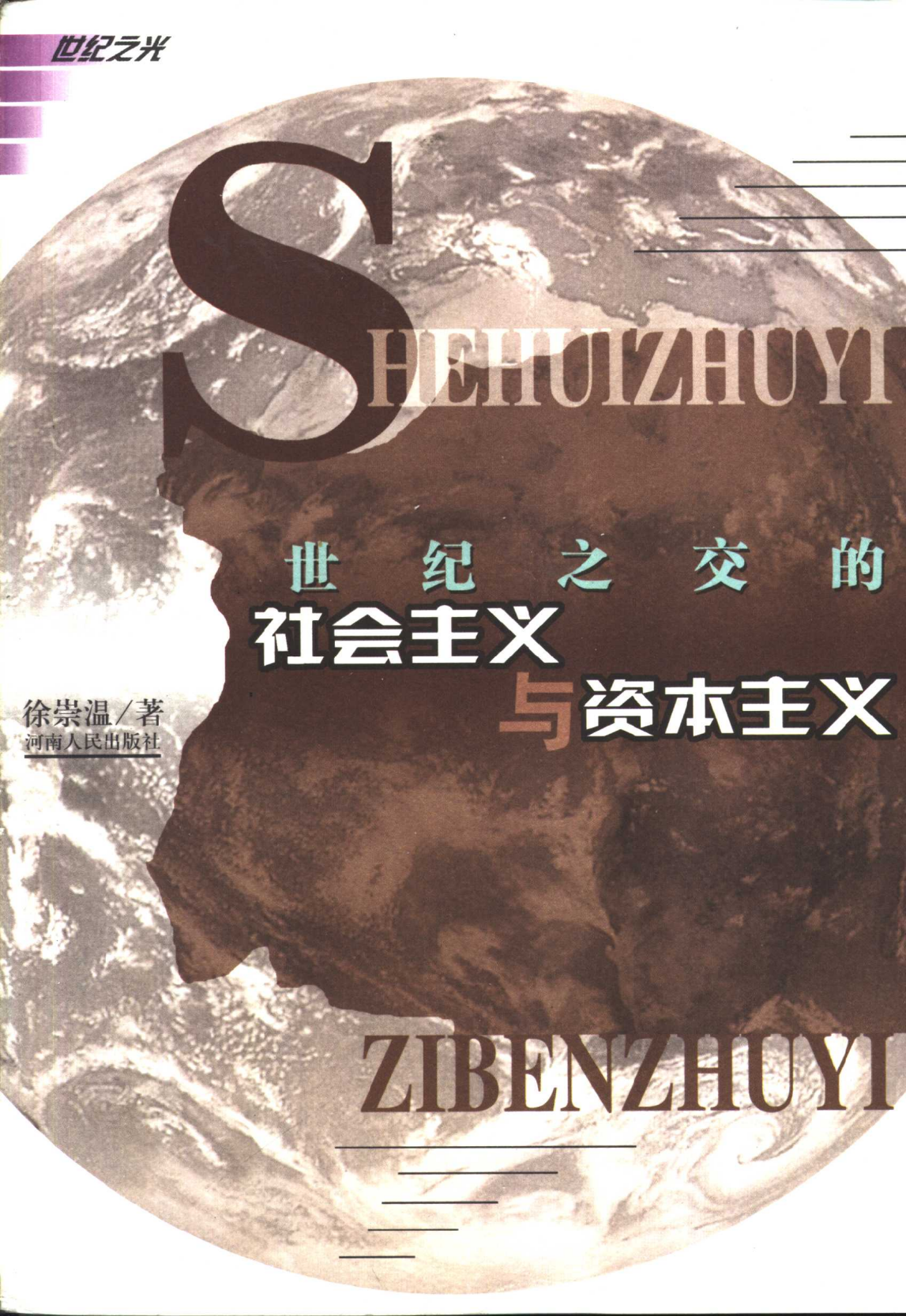


世纪之光



SHEHUIZHUYI

世纪之交的
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

徐崇温 /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ZIBENZHUYI

世纪之光

主编 许 明

徐崇温 / 著

世纪之交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徐崇温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8
(世纪之光/许明主编)
ISBN 7-215-05057-2

I. 世… II. 徐…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②资本主义-
研究 IV.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360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2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序

编写“世纪之光”丛书还是 20 世纪的事(1999 年),写这篇序已是 21 世纪了。

20 世纪发生了许多震撼历史的大事。可以举出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如此全球规模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造成人类空前的浩劫。这笔账只能算在资本主义制度身上,已是铁铸的事实了。可以举出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为开端的新科学技术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新产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 21 世纪将展现出一场真正的伟大的社会运动。还可以特别举出,1956 年美国社会劳动结构第一次出现“白领”超“蓝领”,此后“蓝领”工人比例越来越少,到 20 世纪末已降至 10% 以下。这是一个被人忽视而其意义实在重大而深远的事实,它表明体力劳动在人类社会第一次降至次要地位,从此脑力劳动者第一次取代体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军,将成为人类更先进更美好的新社会的创造者。

这套丛书要讲的是另一件震撼历史的大事。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如果说 19 世纪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那么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则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和指

引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地奋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然而,到了20世纪末,苏东剧变,一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崩溃,连共产主义的敌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诞生要经过许多挫折、磨难,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当年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也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成功与复辟的曲折。共产主义运动有高潮,也有低潮,这也合乎规律,过去有过高潮,现在又跌入巨大的低潮。问题是在低潮面前,共产党人怎么办?有人叛变了,有人落荒了,历史总是嘲弄着那些在高潮中混入运动的投机分子和意志薄弱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将“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重新战斗”。重要的是如何战斗?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做好两件事:(1)重新组织队伍,凝聚革命力量;(2)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创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动力;一个全局的深刻的运动失败,一定是理论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理论创新,也不可能凝聚真正的革命力量,共产主义运动也就不可能走出低潮。因此,理论创新是首要大事,也是至关紧迫的大事。

如何进行理论创新?

第一,“老祖宗不能丢”。我们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决不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历史实践证明是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并把它与当代世界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适合新世纪的新理论来。抛弃真理还能创什么新呢?

第二,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不敢扬弃那些经历史检验已经证明是不正确或过时的观点和论断,创新从何而来?如果像教条主义那样,把老祖宗的话神化为句句是真理,当做不可逾越的雷池,自己不敢跨过去,也不让人超越,那就从根本上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这不仅不可能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而且必

将断送马克思主义。

第三,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理论创新不能从概念出发,更不能囿于传统的条条。惟一正确之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践是最根本的事实,正确总结它是理论创新最好的源泉。要敢于正视共产党人用血、汗、泪换来的失败,引出教训方能化为新的正确的起点。要全面地掌握客观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抓一两个事实为己所用。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这里,邓小平同志提出分析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看清历史的总趋势,指出我们前进的方向。就像站在足够的高度才能看到长江之水浩荡东流,如果随便站在长江岸边,站在长江某一段,那么就可能得出长江向南,或向北,甚至向西流的荒谬结论来了。

第四,要放到100多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总结,来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孤立的在真空中的运动,而是始终并永远与人类社会休戚与共地融会在一起。这就是我在前面谈到的20世纪还有许多震撼历史的事实。其中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格外值得重视。不联系这些划时代的变革一起来研究,就共产主义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也是不全面的,也难以准确深刻。从150年前《共产党宣言》诞生之日,人类就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时代。大体上说,第一个50年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国际共运形成阶段,资本主义陷入重重危机,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际的斗争中前进,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第二个50年是革命与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市场的战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等层出不穷。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个阶段,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

引导下不断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辉煌一时。辉煌的时候经验很重要,是珍贵的财富,但“福兮祸所倚”,也决不是没有值得认真总结的教训。第三个50年,人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失败了,痛定思痛,总结教训就是财富,但也决不是没有经验需要认真总结上升为新的理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成功例证。

第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理论创新当然主要地要靠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问题是党中央的理论从哪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党中央领导脑子里固有的?当然都不是。除了来自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外,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集全党的智慧”;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一再号召大家创新,提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大历史性任务。我们应该深刻领会,认真实行。须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必然是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个共产党人不以天下为己任,把国家民族兴亡,把共产主义运动走出低潮的历史使命担当起来,不贡献自己一份智慧和创造性,那么党中央如何“集全党的智慧”呢?又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呢?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因此,党的意识形态领导部门首要的责任就是遵循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教导,发现、支持和组织那些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真心实意、满腔热情地鼓励他们进行理论创新,否则就是失职。不敢面对理论创新的挑战,错失理论创新的机遇,必将给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新的重大损失。

毋庸赘言,要理论创新是不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更是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不下“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

句空”的功夫是不行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是十分重大的课题。重大的课题往往总是敏感的课题,因为它必然触动各种人们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所以敏感,主要表现在右的和“左”的干扰。自称“自由派”的学者,往往借理论创新为名,批判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用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理论来代替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而一些自封的“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视理论创新为大逆不道。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理论创新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牢牢记住邓小平同志的教导:“警惕右,主要防‘左’。”

许明同志是一位勇于思考 and 创新的青年学者。我们原本不认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研究会上倾听了他的发言。他对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真诚追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写作或主编丛书,我都非常乐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我曾为他写了一首诗:

男儿不言愁,
忧民情未休;
但求报国事,
布衣亦风流。

现在,他主编的“世纪之光”丛书即将出版,约我写序,我有权利拒绝吗?抚今追昔,写了如上一些话,是为序。

时间是无情的,历史是公正的。我坚信播下真理的种子,总是要发芽、开花、结果的。

刘 吉

2002年1月8日于和平里五乐斋

前 言

在世纪之交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两个最大的事件，便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与腾飞。

社会主义原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基础上作为更加高级、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诞生出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但为什么在十月革命揭开了世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之后，建设了74年社会主义的苏联，反而会陷于解体，并在社会制度上逆转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似的顷刻倒塌的时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并在短短20多年的历史瞬间里取得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样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怎样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采用种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是，我认为，只有采用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才能找到真正能够令人满意的答案。

毛泽东是把古今中外法作为全面的历史的方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的一个方面提出来的，他揭示这种方法的涵义说：“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

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①

199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曾经提出:“十四年来,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我觉得就是古今中外法的另一种概括。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是根据“古今中外法”或“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方法建构的:第一编《风云变幻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回顾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进军和遭遇挫折,从思潮的演变上辨析苏东剧变的性质和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展示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和研究者对事变的评价,并瞻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第二编《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则具体地剖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一些调节矛盾的新举措,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吸取和借鉴其中包含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

为了在世纪之交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课题的研究上,贯彻古今中外法、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的方法,我广泛收集和研究了有关这个课题的大量文献资料,并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几度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奥地利、意大利、荷兰以及瑞典、挪威、希腊等国进行了实地考察;不仅和国内有关专业的学者进行过广泛的讨论,而且也在国外有关专业的学者进行过广泛深入的交谈和交换意见。当然,要搞好这个课题,彻底解开世纪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历史之谜,还有待于许多学科的学者连续不断地共同努力;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更需要有全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艰苦奋斗。本书各章是10年来陆续写成的,曾分别在一些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现在集结成书,希望它所提供的见解和材料在推进这个课题的研究方面有所裨益,在帮助人们深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有所裨益。

徐崇温

2002年2月于北京

目录

SHIYIZHIGUANG

前 言 / 1

第一编 风云变幻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 第一章 世纪之交回顾和瞻望世界社会主义 / 3
- 第二章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 / 45
- 第三章 民主社会主义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 61
- 第四章 苏东剧变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
热点问题 / 87
- 第五章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新动向 / 101
- 第六章 国外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探讨 / 114
- 第七章 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 / 121
- 第八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 / 128
- 第九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 137
- 第十章 “后工业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 145
- 第十一章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 / 154
- 第十二章 “三个代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
与时俱进 / 168
- 第十三章 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几点
思考 / 180



SHINIZHIGUANG

第二编 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 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 第一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 196
- 第二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参与企业的
决策和管理问题 / 212
- 第三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 / 231
- 第四章 瑞典模式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 253
- 第五章 当代美国的若干发展动向 / 276
- 第六章 “两个必然”的思想永放光芒 / 301

第 一 编

风云变幻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从古今中外法、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法的视角来看,世纪之交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主要地是在两对矛盾的运转中演进的。

一对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最终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20 世纪中出现的那些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还是不发达到不成熟乃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它不仅面临击败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武装侵略的任务,还必须在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又要抵制资本帝国主义对它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如果说 19 世纪 70 年代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中遭到失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先后战胜了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武装侵略以后,却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陷于剧变解体,它先是败在闭关自守、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着又垮在它的领导班子盲目崇洋,适

应于“和平演变”的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丑化。

另一对矛盾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矛盾。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并为其实现而奋斗,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要是这样一个根本原则上划不清界限,搞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那么,社会主义就必然要演变为资本主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就在这里。但在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方面又提出了一些新的举措,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这些举措中,除了包含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摒弃的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新伎俩、新手段之外,还包含有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所以,从上述两对矛盾的相互联结中观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促使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沿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一编中,有些篇目谈的是本书作者个人的观点,有的篇目则是介绍国外学者的观点,是供我们研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问题时做参考的。

第一章

世纪之交回顾和瞻望世界社会主义

一、继往开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1989—1991年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西方资产阶级视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标志,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它标志着社会民主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断言,在20世纪崛起的共产主义也在20世纪内灭亡,并将作为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作为古董而被载入史册。

但是,在剧变解体后,原苏东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人民失望,西方资产阶级支持的在东欧掌权的右翼政党在选举中纷纷落马,资本主义在东欧站立不稳;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崛起和腾飞,清楚地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出现的这个严重曲折,并没有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反倒使人们经受锻炼,吸取教训,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曾经发表评论告诫资产阶级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旷日持久的竞争还未结束”,这是因为,虽然“苏联共产党政权在欧洲的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

权曾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①。

然而,社会主义在经过苏东剧变解体这样的严重曲折以后,目前毕竟处在低潮之中。人们对于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曾经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竟在没有硝烟的和平环境中顷刻瓦解的事实,感到迷惑不解;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国资本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消极现象,也有疑虑;对于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到和平与发展的当代条件下,究竟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与生机,用人民富裕、国家繁荣、社会全面进步来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更迫切要求得到具体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在经济生活和阶级关系中的表现的基础上,宣告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而摒弃社会民主主义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伦理愿望、道德需要的种种说法。但是,马克思主义丝毫不否认正确的理论和价值观念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所具有的巨大历史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人们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理想和信念等自觉因素的参与。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对马克思主义胜利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②。今天,我们要走出低潮,迎接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振兴和发展,同样需要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并用它去为人们解疑释惑、展示前景。

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和理想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理解,在当前来说,主要地来自对资

① 1992 年 12 月 14 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0、63 页。